

小五郎 侦探惊险系列

〔日〕 江戸川乱歩 / 著

白发鬼 复仇记

时事出版社

小五郎侦探惊险系列

白发鬼复仇记

(日) 江戸川乱步 著
曹浩宇 译

时事出版社



白发鬼 复仇记

〔日〕江户川乱步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发鬼复仇记/ (日) 江戸川乱步著; 曹浩宇译.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1.3

(小五郎侦探惊险系列)

ISBN 7-80009-637-8

I. 白… II. ①江… ②曹… III. 侦探小说 - 作品集 - 日本 -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344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 68797590 010 - 68797595

传 真: 010 -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北航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 字数: 119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00 元

前 言

江户川乱步是日本最负盛名的侦探小说家，在日本文坛上被誉为“侦探推理小说之父”。

江户川乱步生于1894年7月28日，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日本推理小说事业，他是首开日本推理小说之先河的作家，也是在日本推理小说历史上留下丰功伟绩的作家。他塑造的小五郎与英国的福尔摩斯和法国的亚森·罗宾一样，在日本也是一个妇孺皆知、人人敬仰的神探。

江户川乱步的作品，推理严谨，悬念强烈，其故事情节既诡谲奇特，扑朔迷离，阴森恐怖，惊险刺激，令人拍案叫绝；又凄惻悲怆，情意绵绵，扣人心弦，感人肺腑，令人不忍释卷。

内 容 简 介

……我的呼吸越来越困难，就如同有人使劲地扼着我的喉咙，“放开我，放开我，”我大喊，使劲地挣扎，却触到冰凉的木板，一个意念电闪般出现——我被活埋了……

……望着镜中那可怕的老人，白发苍苍，眼窝深陷，青筋突出，天啊，白发鬼！

……奸夫淫妇那害怕的神情，让我感到一种复仇的快感，该让你们尝尝做“活死人”的滋味了。我按下了按钮……

目 录

诡怪的开场白	(1)
极乐世界	(4)
不祥之兆	(11)
活地狱	(15)
黑暗世界	(21)
大宝库	(25)
饿鬼	(29)
食肉兽	(32)
白发鬼	(36)
可怕的笑脸	(44)
两条人命	(49)
美丽的野兽	(57)
朱凌谿	(60)
奇特的遗产继承	(68)
五颗钻石	(76)
奇特的常治医生	(83)
地下的秘密	(86)
两只老鼠	(92)

白发鬼复仇记

小五郎侦探惊险系列

巨人的眼睛	(96)
不寻常的前奏	(103)
瓶装婴儿	(106)
金佛像	(114)
幸福之最	(119)
怪异的恋爱	(127)
十三人宴会	(133)
白发新郎	(138)
陷阱	(142)
金佛像的原形	(147)
死刑室	(153)
诡谲的诺言	(160)
晕倒	(165)
去石窟	(170)
三口棺材	(175)
凄婉的催眠曲	(179)

诡怪的开场白

此时，慈善的牢头满脸陪笑地站在我面前，他请来的记录人员在一旁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等待着我开口。

我有着不可思议的经历，牢头总想把它编成一本书，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因为我的经历实在是怪诞离奇，常人连做梦都无法想象，甚至还可以做为劝善惩恶的教训哩。

我曾经过着无比幸福的生活，但有一天突然被一场从天而降的灾难把我的幸福拦腰斩断了。自那以后，我便像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白发鬼，被一种比蛇蝎还要狠毒、残忍的复仇心所俘虏，无法自拔。于是，我杀了人。呵，我竟然变成了杀人凶手！

自然，我未能逃过追捕，但审判的结果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本该被就地正法的我只被判处了无期徒刑。虽然没有被送上绞首台，但我的良心却在随后漫长的岁月中一点儿一点儿地被绞杀了。我感觉自己已经快要不久于人世了，所以要赶快讲述我那段如恶梦一般的经历。

在正式开始之前，有三点需要说明一下。这些听起来可能有些乏味，但与我的故事却有着莫大的关系。

首先是我的出身。别看我现在如此狼狈如此难堪，却是出身于名门之家。我的祖先是一个小诸侯，生活在九州西海岸附近，在那一带相当有名，每年光俸禄就有十几万石。

我叫大牟田敏清。咳，在这种场合说我的名字真是给祖先丢脸。我曾受过皇上封的子爵爵位，但是现在……唉呀，你们一定在嘲笑我，笑我这个子爵却成了杀人犯。

我一直怀疑我的家族是否是纯正的大和血统，因为我，我的父亲乃至我的祖父，都有着极残忍的性格，睚眦必报。常常因为一些小事大动肝火，并且耿耿于怀，即使事情已过去了很久，大家都已淡忘了的时候，还要进行可怕的报复。

虽然我们整个家族都是如此，但是在明治维新之前，政府是允许复仇的，所以并没有人受到过法律的制裁。可是明治维新之后，政府却不再允许这种情况的存在和发生，一切纠纷都要通过法律来解决。对于出生在这个年代，尤其是天生就带着那种血统的我，是何等的幸与不公！

第二点是关于我家族的祖坟。在九州那一带流行的是土葬的风俗，可我们家的祖坟却十分与众不同。它就

像座石窟，座落在郊外一座山上的半山腰上，外面筑有用灰泥加固的石墙，里面是开凿的一个大约能铺二十张日本席的山洞，历代祖先的棺木就在这里摆着。入口处有一扇常年锁着的厚厚的铁门，只有族人下葬的时候才打开，这样可以使尸体保存得尽量长久些。渐渐地，那里作为“诸侯墓”就成了当地的一个名胜。现在看来，八成是某一代祖先从当时的洋传教士那里听到了一些外国的坟墓构造，才造出这样一个祖坟。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正是它才使我有了那样一番经历。不知是否还有人记得，大约在二十多年前，在黄海一带曾经有一个庞大的华人海盗团，经常骚扰沿海的居民和掠夺过往的商船，当时的《东京报》上也曾登过这件事。这个海盗团的首领叫朱凌谿，体形魁梧，留着关公式的胡子，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出色的海盗。他拥有一支大型舰队，手下有数十名喽啰，多年将中国和日本的官兵玩弄于股掌之中，掠夺了大量的金银珠宝，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你们别不信如今的年代还有这样的大海盗。前两年不是还有一个日本人因为在北方的海上对俄国人进行掠夺而被抓起来吗？但是他与朱凌谿相比就差得太远了。就这样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使我的经历起了戏剧性的变化。

开场白就到此为止吧。接下来就是我那不寻常的经历了。

极乐世界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件事发生之前，我过的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生活。

我并不是出生在祖先遗留在S市中央的那座城堡里。在我父亲掌家时，维新运动爆发了。那年父亲刚好被封为子爵爵位，于是便在S市附近的一座风景秀丽的小山上建造了一座子爵府，全家都搬到了那里。现在这座子爵府由一门远亲管理着，但每当我回想起在那里度过的童年时代，便有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就像一股春风吹进了心房。

我出生没多久母亲便过世了，在把我抚养到十七岁的时候，父亲也离开了人间。于是年仅十七岁的我便继承了全部家产，成为了人称华族的大富翁。父母双亡又没有兄弟，我孑然一身了无牵挂，所以钱是用之不尽的。但我却没有像别的富家子弟那样沉溺于酒色之中，这要归功于父亲对我从小严厉的教诲。那时我的确是一个规矩的正派青年。

为了能接受高等教育，二十岁那年我把家整个托付

给了可靠的管家，只身前往东京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求学生涯。那时的辰光是快乐且令人难以忘怀的。

在那里，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结识了一个朋友。他叫川村义雄，比我小三岁。可能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比我更通晓世故，在容貌上也是美若冠玉，远远胜于我。当时我学的是哲学专业，他在美术学校学习西洋画，由于居住得很近，我们接触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多，慢慢地就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知己。

毕业后，我决定回到故乡。可是川村的去留却出了点问题。要知道，靠作画谋生是很困难的，而且他还想进一步深造。我建议他和我一起回九州，在景色宜人的海岸边，悠然地挥笔作画，不也是人生一大快事吗？终于，在我诚恳的邀请下，他和我一起上路了。

一到家，我立即出资从一个外国人手中买下了一间相当够标准的画室，安排好了川村的吃住，开始了我们新的生活。

虽然，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各自的书屋埋头苦读中度过，但也不时聚到一起聊聊天或者到附近的名胜转一转，日子过得十分惬意十分潇洒。可是在一个问题上，我们两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那就是女人。我在朋友之间被公认是一个鄙视女人，厌恶女人的大男子主义者；而川村却恰恰相反，他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权主义者。

所以，每当我们谈起女人的时候，我就会快快不快地说：“女人么，充其量只不过是男人的一根肋骨，属于劣等人，既没有高尚的思想，又不会欣赏完美的艺术她们能做的只是一天天将好好的食品统统接受到胃里去……。”

可是，世事莫测。谁又能想得到，我这个厌恶女性的人竟然死心塌地地爱上了一个女人，而且爱得那么无可救药：我只看了她一眼，我的哲学，我的的人生观就统统像烈日下的白雪一样片刻间便融化得无影无踪。

她叫琉璃子，出身于一个有着中国血统的没落士族家庭。我初见她的那年她才十八岁，宛如初放的红梅一般娇艳迷人。大概是刚刚国中毕业，跟母亲一起来S市旅游，恰好被正在散步的我撞见了，使我对其一见钟情，陷入了盲目的爱情之中。从此，我的脑海中便深深地刻上了她的身影，再也无法抹去。

一回到家，我便发疯似地收集关于她的一切信息，从而知道了她家虽然很穷，但由于出身不错，而且她本人还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聪明伶俐的姑娘，有资格作我的第一子爵夫人了。于是我不顾亲属中的反对者，毅然托管家北川前去说媒。在我执拗而又真诚的坚持下，婚礼终于按我的预想进行了。于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认识了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人如其名：像琉璃一样美丽的女人。呵，即使现在想起来，我这颗老朽的心也

不禁感到一阵发热。在婚后的两年时间里，我终日沉浸在甜蜜的爱情生活中，过着神仙般的生活。

我们的婚礼是在大阪的伯父那里举行的。所以直到婚后的第三天，川村才匆匆赶来，而且为我们送上了最真诚的祝福。一见面，他便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抓得我的手都痛了，并大声地嚷嚷道：“你这个狡猾家伙，平时总是说自己如何如何讨厌女人，说她们只不过是吃饭的工具，现在却娶了个在东京、大阪首屈一指的美人。现在你还说女人只值一根肋骨吗？”“唉，现在我才发现我错了。”我不好意思地回答，我感到我的脸在发烧，“正如你所说，漂亮的女人是上帝的伟大创作，任何艺术品都不能与之相比。”说着，我心蓦地感到有些对不起川村。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现在有了琉璃子，我们那种亲密无间的感情似乎变得有些淡薄了。而且他夸耀我的妻子太不应该那样直言不讳地说出琉璃子的漂亮了，因为川村还没有享受过有美人作妻子的快乐，他还是一个单身汉呢。唉，太可怜了，我得给他也找一个美貌的姑娘。

正当我感到郁闷的时候，琉璃子走了进来。一见到她，我什么都忘记了，金钱，朋友，甚至生命，统统都可以不要，只要让我拥有她。我对琉璃子的爱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那时让我感到最兴奋的事就是和琉璃子一起去温泉！她的肌肤像水蜜桃一样细嫩，我最爱欣赏

“美人出浴”了——热气从她那被烫的绯红的肌肤上袅袅升腾的形象就像一位在薄薄的云雾中静立的天使。在我眼里，连从她身上搓出来的污垢都格外的美。

我爱她爱得是那样的如痴如狂，就像璫璃子忠实的奴仆，整天为讨得她的欢心而绞尽脑汁。最后发展到她只用眼神便能随心所欲地操纵我，就像马戏团的训兽师戏耍的狗熊一样。想想她高兴时的神情那简直是种享受，先是欢喜“哎呀”一声，瞪起她那银铃似的大眼，紧接着又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羞赧地闭上嘴唇，然后嫣然一笑。太美了！简直就是绚丽盛开的一朵桃花，为了看她那一笑，不论多大的代价我都在所不惜。我家里一下热闹起来，为了讨她的欢心，我频频举办各种宴会，邀请各种各样的朋友。当然在每次宴会上璫璃子都是主角，她像女王一样接待宾客，我也爱看她那样。唉，那个时候，就是让我立刻死在她面前，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答应。

川村当然是我们的常客。他跟我们很亲近，一点也不见外，我们也没把他当作外人。他在我家就像在自己家一样随便，和璫璃子也很要好，我们三个人经常在一起聊天。川村不愧是久经世故的高手，在交际上很是有两手。不论谁，只要见一次面就会感到他很亲切，璫璃子当然也不例外。而且他讨好女孩子的欢心也确实高我一筹，我们三人一起谈话时也总是他和璫璃子聊得很带

劲儿。但是我很高兴，因为怕娶了妻子而被挚友疏远只不过是杞人忧天，让我松了口气。现在想想，我那时傻透了。

拥有显赫的地位，无穷的家产，日本第一美人做妻子（至少我是这么认为），而且她还是那样地爱着我，再加上身边有如此好的朋友，你们说，世上还有比我更幸福的人吗？但是在这幸福无比的生活中，也不时会有一些小插曲。

记得有一回，大概是婚后一年多吧，我和川村又一次谈到了女人。这时的我已和婚前的我截然不同了，极力赞扬起女性来。可川村却显得有些忧郁，奇怪地说了一句：“你真是个好人的哪。”听起来有点蹊跷，我便问，“有什么不对吗？”“难道你一点也不知道什么叫怀疑？”他的话越来越叫人摸不着头脑。

“怀疑？怀疑谁？”

“唉，世上有些人就怀疑自己的妻子，自寻烦恼。”

“什么？我怎么可能怀疑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美丽可爱的琉璃子呢？”我认真地为妻子辩护，可川村却若无其事地笑起来。

“是啊，是啊，琉璃子是个单纯、天真的少女啊。”

接着，他吟起了《雏菊诗》。他朗诵英国诗是很拿手的，所以我很快便听得入了迷，忘了刚才那些莫名其妙的谈话。